



02299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翰林詞草

勅書

賜湖北安撫使充京西湖北制置使李大性銀

合夏藥勅書

勅大性朕遠處穆清軫懷炎赫瞻言侍從之老方劇
藩垣之勞錫以珍良助其節適尚廣鱗病之澤聖歎
苦熱之民

賜御前諸軍都統制李貴王大才蔣松銀合夏

藥勅書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一

劉二

勅李貴等朕身居廣厦心念和門屬茲燦石之時嗟
我掇金之士其必藥餌以滌馭煩

賜安南國王李龍翰曆日勅書

勅安南國王李龍翰朕稽堯典之授時裁以曆紀倣
周人之頒朔遠暨藩方眷乃忠純為予屏翰念將更
於華歲其預錫於新書欽奉國章益修侯度

賜江淮制置使黃度冬藥勅書

勅黃度卿以鯁背之年任麟符之寄勞於王事念在
朕心屬當嚴沍之辰慮爽寢興之節宜須名劑以輔
中和



賜都統制王喜馬軍都虞候許俊都統制劉元鼎李貴王大才莊松何汝霖副都統制呂春李好古盧彥張威石宗水軍統制馮榭銀合夏藥

勅書

勅王喜等朕惟夏王扇暘之心陋唐室生涼之賦其於兆姓尚欲被之清風矧我將臣可不念其瘁暑賜爾西山之劑彭予南面之仁

吊祭安南國王勅書

勅安南國王嗣子李吳昂維乃先王世守藩服恭勤匪懈貢獻以時三紀于今始終一德奄茲訃告哀惻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一

二

勅書

予懷卿嗣事云初銜哀罔極尚其節抑式迓寵光

賜安南國王嗣子李吳昂嘉定七年曆日勅書

勅朕在舜璣衡謹乃授時之政布周正朔暨于出日之邦式瞻藩方夙陶皇化將舊封之載襲宜新曆之首須往服寵光益虔屏衛

大禮冊文

郊祀大禮前二日朝獻 景靈宮 聖祖天尊

大帝冊文

伏以皇矣有 宋受命溥將仙源肇開自我 道祖發祥儲慶敷遺後人粵惟眇冲獲典邦祀迎日之至

將見于郊德馨未聞奚自昭假聖靈如在尚克相之
俾臻厥成以介景福

郊祀大禮前一日朝獻 太廟 祖宗帝后冊

文

伏以維我 祖宗克堪用德延鴻寶命以畀後人顧
循菲涼懼弗勝任將以亞歲有事于郊率循舊章先
饗宗廟於赫 列聖威靈在天尚其相之俾迄熙事
膺受多福垂休無疆

圓壇祭饗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皇皇后帝照臨萬方厥恭惟忱厥輔惟德臣以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三

寡昧獲承宗桃賴天降康中外底定報本之義其敏
弗虔翼翼小心躬修元祀匪曰祈福私于眇躬惟民
之安斯國之慶

圓壇祭饗皇地祇冊文

伏以至哉坤元與天同大是生百物以育兆民此年
以來農扈告稔媪神錫羨寢濟登茲顧惟菲涼其曷
以報敬迪彝典合祛于郊兢兢一心庶克昭事尚祈
純佑以固邦基

圓壇祭饗 太祖配饗冊文

伏以昔在周室禋祀是嚴誰其配之皇祖后稷維我

藝祖肇造邦家功大德崇有光于古肆惟冲躬嗣守
慶基創業之艱敢忘厥自茲率舊典升侑于郊威靈
赫然尚克顧饗

圓壇祭饗 太宗配饗冊文

伏以煌煌寶命 太祖受之赫赫慶圖 太宗成之
二后在天如周文武邇末小子獲承丕基推迹本元
其敢不恪屬茲親祀並侑是崇尚其顧歆克昌厥後

青詞祝文

祈晴設醮青詞

伏以事天事地夙罄精忱時雨時暘未臻休應念茲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四

蠶月重以麥秋詎意決旬之間偶遭霖滂之變三盆
將獻恐妨就簇之工五穀最先懼失食新之望况連
歲旱荒之相踵而四方愁歎之未紓重罹此災一至
斯極皇矣上帝本溥博以好生今此下民將困窮而
阡死頌回慈愍亟掃陰霾庶寬寒餒之憂少迨菲芳
之責無任懇禱之至

太陽交蝕奏告祝文

清臺占象陽曜有虧惟德不明天降厥咎惕然祇懼
不敢康寧神其相之亟復常度

祭謝祝文

太史有言陽懼當虧陰雲蔽之象弗下著尚虞四方
或睹茲異不忘祇懼冀格神休

求晴設醮青詞

穡事方興咸切豐年之頌梅霖不已復罹積潦之災
慨念平疇卷為巨浸霑體塗足二時殫種蔣之功疾
首痛心一旦墮渺茫之境惟德弗類上千至和彼民
何辜使就死地頤收陰沍亟渙陽明庶幾高印之獲
全尚或有無之相補於神特嗑吸之易而民免滯整
之憂瀝懇投誠鞠躬請命

祈晴祝文

天地宗廟
社稷等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五

第一

旱蝗連歲民力已殫霖潦彌旬田功將廢顧眇躬之
不德嗟有衆之何辜亟控精忱願祈休應掃除陰沍
煥赫陽明庶寬暑雨之咨迄底豐年之慶

又

首夏以來常陰為沴昔既妨於蠶麥今復害於棗盛
載循菲涼尤重競惕冀蒼穹之垂憫俾白日之顯行
免貽穡事之憂少慰農人之望

祈晴感應報謝祝文

天地宗廟
社稷等

比以積陰干陽淫雨為沴田疇告病閭巷興嗟祇露
丹衷懇祈鴻覆大明有赫宿潦頓收仰繫善應之仁

或濟倒垂之急敬伸報謝庸表精忱終祈大造之曲
成庶或豐年之有望

宗廟祝文

同前詞內仰繫善應之仁禱濟倒垂之急故作聖靈在天休庶如響

報恩天慶觀青詞

伏以霖滂為災棗盛告病亟攄丹悃虔扣蒼穹曦馭
上騰陰霾盡掃少慰群元之望仰繫大造之仁用控
精誠少伸報謝尚終祈於覆育庶迄底於登成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御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保右自天方洪圖之不衍誕彌厥月屬初度之
載臨睭句曲之名山崇列真之邃宇肅陳菲薦祇按
靈文伏願精意默孚颺游來格歛時五福敢專鄉於
躬躬綏厥兆民冀同躋於壽域

滿散朱表

伏以十月為良屬臨載育九天雖遠不越恭忱用憑
金籙之秘文仰扣玉虛之真境所期寰宇皆為堯舜
之民敢曰躬躬獨冀僑松之壽

太陽交蝕祭告祝文

伏以季冬之吉日有食之顧惟不德致此大異側食
祇懼靡敢康寧神其相之迄復常度尚饗

祭謝祝文

伏以人占天曰日當食陰雲布濩景曜靡虧尚虞
四方或睹茲變側躬祇栗冀格神休尚饗

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道場設醮青詞

伏以載震載夙聿臨彌月之期來下來崇冀獲上天
之祐緬惟福壤近在陪都肆命羽流就嚴寶供恭頌
精忱孚達景貺迺適臻偃伯靈臺包五兵而不試卜年
邾鄆綿萬世以無疆

滿散朱表

伏以寶鑑絲囊紀佳辰於誕序瓊章藻發敷妙韻於
殊庭既勝會之崇成諒靈厘之畢集欽時五福豈涼
菲之敢專延及群生冀洪纖之各遂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七

太一宮申乞撰星辰不順保國安民內中後殿

設醮青詞

伏以皇風丕洽五星連珠締之光帝治質隆七政順
璿璣之度苟踐履有毫釐之媿斯災祥甚影響之隨
臣猥以眇躬早膺休命雖陟降不忘於對越而精神
或昧於感通比覽日官之言屢陳乾象之異火行蠱
璧歲犯明堂顧譴告之相仍皆菲涼之所召夙宵自
警震懼靡違是用消日陳儀洗心歸命冀鑒臨之赫
赫消禍變於冥冥宋有善言星期必退齊無穢德諱

或可穰庶憑悔艾之誠亟底和平之福

修整攬宮殿宇闔闔補種菓木奏告昭慈聖獻
皇后等處表文

伏念東望禹會春雲萬然嶺巒山陵潛鳥出涕松楸
是植棟宇是修用嚴孝思敢不昭告

恭淑皇后祝文

伏以既望寢園追懷后德以時種植併飭繕修諏日
既良不可不告

郊祀大禮禮畢奏謝昊天玉皇上帝 聖祖天
尊大帝元天大聖后表詞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三

八

伏以候氣黃宮展誠紫時顧惟涼德深震昭格之難
幸迄盛儀獲觀熙成之慶仰惟大造實鑒匪秉敬演
冲科用伸虔謝

奏謝諸 帝后表詞

伏以穆卜新陽恪修元祀既迄燎薰之禮遂敷曠蕩
之恩幸賴鴻休獲成熙事稽彛章而昭告奠靈鑒之
具孚

郊祀大禮禮畢祭謝南海南海祝文

迺者日南至親祀于郊兢兢焉惧弗克任歲事之夕
神光煥然嘉應饗答維喬嶽之靈實陰相之俾臻于

有成其曷敢之報

南鎮會稽山祝文

維南有山實曰會稽巨屏屹然為國之鎮屬茲親祀
密藉靈休迄臻厥成其敢忘報

攢宮修換殿宇補種窠木奏告 昭慈聖獻皇

后等處表文

伏以禹湖弓劍莫留龍去之蹤禹會山川猶記象耕
之迹屬臨春序追愴僊游加葺棟楹增培松檟式寓
孝思之篤用伸昭告之虔

恭淑皇尸祝文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九

九

伏以陽春將辛朝露既濡緬瞻禹會之名山追愴長
愴長孫之賢佐增修園廡用妥神靈

內中後殿設醮祈禱豐稔歲康保國安民青詞

伏以天作之君實司民物之命政失于下斯鑿陰陽
之和迺者春夏以來雨暘弗節行都地震疾變異之
非常近向水災痛生靈之何辜靜言咎證寔徹躬躬
既克已以勵省修之誠且多方以行寬錫之令庶盡
弭災之實嘿而眷命之祥更演冲科異垂景貺五風
十雨長銷乾溢之虞四海九州共洽豐穰之樂控忱
以禱得請是期無任虔禱之至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啟建

瑞慶節道場設醮

青詞

伏以五百年王者之興自慙匪德三十六洞天之勝無越茲山就藏醮筵肅迎仙馭庶精誠之易徹致景貺之遄臻敢異眇躬獨起廣成子之壽願陶華胥民之風

朱表

伏以誕序載臨醮儀告備敢摠忱願存叩高靈風雨和時屢獲沃梁之慶江淮清晏永無烽燧之驚

進呈中興經武要畧安奉青詞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

卷一

伏以於惟 高皇再造我 宋赫赫業業婉宣王立武之規剋尅明明邁世祖沈幾之略久編摩於宥府將登奉於寶儲載考舊章宜伸昭告

中殿祝文

伏以炎正中微寓內糜沸維我 高廟紹開中興雄斷廟謨具在方冊肆嚴纂錄以示後人將登寶儲是用昭告

建康府茅山崇禧觀啓建

瑞慶聖節設醮青

詞

伏以初度載臨詠詭虹流之瑞名山在望夙標鶴集

之祥即金堂玉室之勝區按藥笈瓊章之秘錄庶幾
卅悃獲徹蒼文願俾黎元重見燧人之治豈云匪質
獨齊少廣之年

朱表

伏以念言良月實屆誕辰爰即金峯設陳寶醮願興
元元之衆同饗升平敢云恥眇之躬獨私眉壽

春端貼子

端午貼子詞

皇帝閣六首

五言 三首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上

十

庚午仍重午離明正繼明炎圖千萬歲從此愈光景

又

玉帛交鄰後清陰滿塞榆苞葉存至戒猶佩辟無言

又

有意甦民瘼無心玩物華秬求三歲艾休進五時花

七言 三首

當宁求賢軫慮長每因佳節憶沉湘不須五色綉成
線自有忠言補舜裳

又

延英晝永汗濡衣正是君王訪問時應笑開元憑驕

樂粉團爭射學兒嬉

又

聖心日日望豐年清曉鑪熏徹九天二麥登場蠶繭着
繭平疇新綠又連阡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仙木浮瓊醴香菰簇寶應漢宮三十六爭奉聖人歡

又

槐影綠成圍腰輦繭館歸我躬惟服澣先職衮龍衣

七言 二首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一

披香殿裏繡筵開九節菖蒲七寶杯應念臣勞如卷
耳欲將厚意酌金壘

又

愛民一念徹淵泉內府時時出禁錢只此自添無量
壽何須彩索頌長年

又

珠箔輕明暑氣微靜披圖史監前微堪唾唐室耽遊
燕漫借裙襦作妓衣

皇太子宮五首

五言 二首

彩索金為縷香杭玉作團從今逢午節歲歲奉親歡

銀榜青宮裏天風五月秋應憐耦耕者曝背向農疇

七言 三首

午漏遲遲滴玉壺清陰幕幕垂庭除只將底事銷長

日大學中庸兩卷書東宮雅好大學中庸常命制階黃顯謨書之

又

居仁堂上薰風滿閒把騷章子細看令節豈徒供黍
棟巧言端欲戒椒蘭

又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三

焜煌八字彩毫書鐵畫銀鈎炤坐隅心正自能祛百

厲辟邪安用道家符東宮嘗大書八字曰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分榜于藏書之室詹

事戴大蓬嘗以語館閣同舍故以此詞及之焉

春帖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寶扇彩雲開宮粧觀玉梅共持千歲柏爭獻萬年杯

又

寶字泥金帖工夫剪刻犯四時俱百順可但慶宜

春

七言 三首

曉來寬大詔初頒物物咸霑雨露恩共仰生成歸婦誰知輔佐屬坤元

又

笙歌北院連南院景物新年勝舊年梅柳也知天意好十分粧點鬪春妍

又

御沼春融冰半漸偶觀流行已參差因時有感關雎詠寤寐難忘窈窕思

端午貼子詞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四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翠浪兩岐麥水絲八爾蠶今年收信好歌頌滿周南

又

日永坤寧殿時將萬卷看從容聊灑翰寶扇舞龍鳶

七言 三首

紅榴紫極映池臺玳席還當水殿開借問天顏何大

喜皇儲親奉萬年杯

又

水晶簾捲午風輕萬壑清寒凌室冰閒奏薰絃思解

愠恐教人世獨炎蒸

又

繞過端辰又誕辰
天家風物鎮文新
六宮競獻長生縷
一縷應期一萬春

春帖子

皇帝閣六首

五言 三首

嘉定無疆曆纔開
第五春金穰端有兆
太歲恰居中

又

新歲朝元使龍荒
萬里來至仁天廣
大朔漠亦春臺

又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一

十五

諸君

雉扇開金殿雲韶奏
紫庭天顏知有喜
班首是前星

七言 三首

禹宇新歌大有年
又看瑞雪散米瓊
田大平和氣隨春
轉斗米從今三四錢

又

東風昨夜入簾帷
便覺深宮涵影遲
一曲涼州花盡
放不須先作報春詩

又

陽進陰消屬此時
凝旒南面益深思
微臣自愧無規

凍頰獻 先朝學士詩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寶勝千春字瓊樽九醞香六宮齊上壽地久配天長

又

金屋春容早銅樓晚色分奉觴天一笑聖子似周文

七言 三首

柳眼窺春煖欲眠梅粧點雪鬪新妍一年好處如今是遠勝清明寒食天

又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十三

十六

詩集

誰贊東皇轉化鈎宮中堯舜亦深仁祇將一點陽和意散作乾坤浩蕩春

又

煙花萬匝統坤寧獨把牙籤手不停為要八荒皆壽域彩毫親跋度人經

東宮五首

五言 二首

薄薄觚稜雪融融甲觀風晴光煖和氣先到少陽宮

又

燈市千門月花時萬井春朝來睿善議猶自閤窮民

七言 三首

盡堂金榜揭居仁萬物知關念慮深一點陽和從衆
出助成天地發生心

又

鶴駕通霄入問安龍墀清晚押朝班天顏喜見重輪
月春色先回萬歲山

又

濟濟儒冠萃講庭帝編竟日共研精還將泰象參人
事要使群陽更曩征

皇后閣端午帖子詞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

十七

華

五言 二首

夢月佳辰近端陽令節新何須纏綵縷金母自千春

又

艾席垂朱戶槐龍舞玉墀晝長無一事祇誦二南詩

七言 三首

三盆蘭已綠水縷五色絲新織海鮫不但綵繒華節
物要成龍袞待親如

又

曉來金殿沐蘭湯因感騷人興寄長重勸君王勤采
善由來香草比忠良

又

元武門前羅百戲，昆明池上闢千艘。聖人不事遊觀，樂翻笑前朝後燕敖。

嘉定六年春帖子詞

皇后閣五首

五言 二首

聖德天同大熙然，萬物春誰知。坤載厚發育，輔深仁

又

內殿稱觴早，仙班擁翠翹。春來多樂事，人日是明朝。

七言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

六

華

翠輦迴從五福宮，管絃聲裏萬花紅。熙熙和氣皇州滿，都在乾坤橐籥中。

又

玉梭織就袞龍衣，已奉君王泰時祠。準擬腰疊臨蘭館，清明前後浴蠶時。

又

一夜東風到，集芳滿園紅。紫已低昂，尋花問柳，冰吾事燕坐，坤寧春晝長。

皇后閣端午帖子詞

五言

玉佩響瓊樓天風五月秋人間正炎熱猶軫聖情憂

又

讀罷懷沙賦重哦卷耳篇慙慙勸明主屬意在求

賢

七言

記得當年夢月符浴蘭節後恰旬餘欲知天錫無疆
壽認取仙蜍頷下書

又

貝葉新傳寶藏經聖心端為福群生從今物自無疵
痛安用桐君紀藥名

又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九

蒲

瑤池十丈藕花香清賞充便水殿涼聞說內家多樂
事前生親自捧霞觴

致語口號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

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月正元日舜門廣闢於四方春王三朝漢殿畢
來於萬國恭惟皇帝陛下繼天御極法古陳儀警
蹕而下東廂衣裳而正南面賓臚並設肅大廷鴻覽

之班傑侏具陳小異域魚龍之戲臣等忝居法部敢獻民謠

口號

榆關玉塞靜無塵嘉定如今第四春
兩國交馳通好使八荒同作太平人
翠鼙鼓奏娛嘉客白獸樽浮賞諫臣
聖曆從茲天共遠年年玉帛會楓宸

句合曲

雲上天需皇歡浹而群臣醉雷出地豫樂音調而四時和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金國賀正旦使人到闕紫宸殿宴致語口號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三

廿

清得

合曲詞

致語

臣聞東風八律回萬宇之陽春南面垂裳受四方之賓貢恭惟皇帝陛下天容睟穆聖德昭清當乾坤交泰之辰作君臣相悅之樂舉觴太極殿未誇唐室之元止置酒長樂宮更陋漢朝之十月臣等繆參法部輒獻衢謠

口號

六龍扶輦下雲間紫殿風微響佩環朔漠遠馳鄰國信前星親押外朝班九賓重譯瞻宸極萬歲三聲繞

壽山大史預占年大有更添喜色上天顏

勾合曲

法酒三行方祝聖人之壽鈞天萬舞宜揚治世之音
上奉宸歡教坊合曲

瑞慶節集英殿宴致語口號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千歲河清適紀千秋之節萬官星拱同稱萬壽
之觴恭惟 皇帝陛下德配乾坤澤流雨露光照綺
蘭殿上未夸漢室之開祥春生花萼樓前竊小唐家
之張燕

口號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三

廿

華字

皇家卜世過周唐天啓真人應運翔抱日預占恭即
夢飛龍曾報皖山祥翠雲影外來金母紅霧香中擁
玉皇樂府賤工無以祝願將金鑑代珠囊

勾合曲

虎拜萬年既祝聖人福壽鳳儀九奏宜揚治世之音
上悅震瀛教坊合曲

金國報登位使人到 闕集英殿宴致語口號

勾合曲詞

致語

臣聞合兩國之成瑞節遠馳於星傳設九賓之禮宴
觴載舉於天庭伏惟 皇帝陛下大德難名至仁無
外予載察戈載戢常存安天下之心酒如澠肉如京
特厚遇使臣之意歡聲振地和氣回春臣等服在伶
工敢陳口號

口號

特平朝野寂無譁南北歡盟共一家不造纖塵驚塞
上要將和氣匝天涯星馳珥幣采鄰境雲擁衣冠會
正銜聖澤汪洋天廣大侍臣何惜醉流霞

勾合曲

真西山文集卷之三

廿一

君子之酒旨且多方初筵之有秩治世之音安以樂
宜雅奏之載揚上悅天顏教坊合曲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記

明道先生書堂記

聖人之道布在方冊昭然示人至矣堯之授舜曰中而已舜之授禹加三言焉其曰人心者人欲之謂也其曰道心者天理之謂也擇之精守之一而後中可執中也者天理當然之則而一毫人欲之私無所與乎其間者也大學論語孟氏指言義利之分皆同此意未嘗以天理言獨見於樂記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物至而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

真西山文集卷之五

世謂記禮之書類出漢儒漢儒之言傳者多矣有及於是者乎自時厥後道日晦冥更千餘年以及我朝治教休明風氣醜厚於是始有濂溪周子出焉獨得不傳之妙明道先生程公見而知之闡幽發微益明益章今觀遺書所載先生論學必以達天德為本論治必以行王道為宗有天德而後可語王道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無殊轍也故先生嘗語學者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吾體驗而表出之嗚呼至哉此所以上繼堯舜孔孟之統緒而下開萬世學者之準的也歟夫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品物流形而理賦

烏仁義禮智之性惻隱辭遜羞惡是非之情耳目鼻
口四支百骸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為
倫何莫而非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物欲
肆行義理沮喪於禽獸奚擇焉知人之天然後知性
善知性善然後知性窮理能窮理然後能誠意以修其
身推之於治國平天下無非順帝之則也先生之生
鍾乎元氣之會學之所至純乎天理故其生色也盎
然若春陽之溫其吐辭也泛然若醴酒之醇同設教
於家而士之頹後者衆同爭新法於朝而天子亮
其忠用事者感其誠一時忤意者皆賤而先生獨畀

真西山文集卷之五

二

憲節力辭不就去之久而猶見思及其歿也士大夫
知與不知皆為流涕以為使時見用必將有綏斯來
動斯和之効而重哀生人之不遇不得與於先生佐
興王道之澤也非夫先生之心之學純乎天理其孰
能與於斯乎先生之仕也嘗主江寧之上元簿疏其
設施若均曰賦興水利息邪說正人心等事皆天理
之流行著見者也中更變故鄉之人士罕有能言之
者 乾道中資政殿學士劉公珙知府事始詞先生
於學宮而侍講文公先生實為之記則既較然昭著
而足以風厲學者矣其後主簿趙君師秀復即解舍

之前為屋數楹以寓尊事之意而痺隘弗稱嘉定甲戌臨川危君和嗣居其職始請於帥守甫田劉公築增而大之其時將漕在焉捐金三十萬粟二十斛以助之未幾豫章李公大東長樂李公珏繼至咸相其役為堂三間中嚴像設而扁之曰春風其上為樓高明潔清內為齋二東曰主敬西曰行恕後為小室焉曰讀易外為齋一曰近思齋之側為亭曰靜觀又將為兩廡翼之而刻墓表與河南雅言于其壁危君之於斯役勤矣初劉公之經始也嘗屬其為之記危公又重以為請再三返而不置其以固陋力辭而不可

得也顧自惟念少知誦習先生之書初蓋茫然不知所向久而粗若有見者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於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秘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於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於此則又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於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於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若是者其於先生之道抑有合乎否也過不自料次第其說以授之危君幸以為然則刻真堂上以示

來游於斯者使知先生之道雖高而用力有要萬有一可為興起之助云爾

永春大夫御史黃公詞記

嘉定丁丑

某

被命守溫陵至之日延見冀老問田里

疾痛痾癢與前守令之賢而可法者欲考其行事而為之師則有以永春大夫三山黃公告者謂其遺愛澤在人也深去之六十年而後未有及之者問其詳則亦不能道也未幾乃得朱文公先生所為公墓誌讀之其略曰始予試吏同安聞旁邑永春有賢令尹曰黃公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

真西山文集卷之五十四

四

三原物

他縣民有寃訟率請諉公以決其條教科指操驗稽決人皆傳誦以為法間嘗以檄書按事涉其境道旁小民稱說令尹不容口其禁令要束大抵皆崇禮義厚風俗戢吏姦卹民隱之意其言明白簡切而其達之也遠近幽隱無弗暨者泉之士大夫為予言永春自故司諫江公民表為令有善政民稱思之以為無能繼者今黃公節守殆無愧江公而吏事精密丁過之者又云公來永春承寇亂蠱弊之餘田萊多荒民力凋瘁公至首蠲其宿負民有鬻業而稅籍不除者悉釐正之其文書或不具則履畝而均其稅於是蒙

家無得幸免而貧弱以蘓民輸賦或後期不使吏與
其間獨揭其姓名為之期日而聞者相先以至不一
歲流庸盡復賦入再倍其初公又痛以廉儉自約飭
凡例所當得公解錢悉輸之官到罷挈家當計慮受
直亦不取至於燕游醜遺之費又皆一切屏絕而鈎
考出內則必以身親之吏無得容其姦於是廩有餘
粟庫有餘錢乃視民所病凡前日無名之賦可罷者
如浮監錢之屬皆罷之不可者如上供銀亦為損其
虛估之直宗子未則以他錢代輸一歲至數百萬左
翼軍自漳徙屯郡下當治營屋郡分以屬縣他縣征

調輸載民不勝擾公獨出庫錢僦工徒取竹木具陶
瓦分寓便舟以往為屋餘千間而邑人不之知也里
正舊以誅求破產前後相屬當役者畏避百方惟恐
不得脫至是有投牒爭先為之者嘗有寡婦負租
而逃公寬其期以召之未則使之庸織於人以漸償
所負又嘗有請鬻牛以輸負租者公憫然曰柰何使
汝失一歲之計今春姑以丐汝秋成而輸未晚也其
人欣然聽命及期果如約蓋其及民之大者既已周
決而於其細者又皆曲盡如此獨豪家大姓侵刻細
民則捕劾窮治之無少貸他所聽斷發摘隱伏人以

為神而卒歸於仁恕也大治學宮闢其衢路斥去疆
隄作序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延擇修士
課試以時士子上謁者接之於學講學之外一毫之
私不敢及也有儒冠而以博訟者為設席聽事之旁
課以論孟通者罷歸否者呼其父兄懲以二物由是
俗為一變始至欽謁群祀以文告曰今有昏墨神其
極之視社稷祠壇隳弊甚即命改為而又植以名木
至今人猶指以思公名曰御史林遭旱出俸錢具牲
酒躬走群望窮極幽嶮不以勞為憚雨為三應愚民
奉佛徃徃私立塔廟以便期集僧以是得雜處市里

間亂倫敗俗為良民患公按律令盡徹之且禁僧毋
得復居外宿弊頓革丞有女病若有憑之者巫曰故
避卒某也死而役於城隍之神實為崇公怒曰是安
敢然杖其上偶而投之溪流女病即愈始時縣人頗
神事之巫史因託以為妖至是乃息先生叙公為邑
時事如此而又繫之以銘曰我觀黃公古人之風其
剛方而潔廉者義之操其慈愛而惠利者仁之功嗚
呼先生非輕許人者也若仁與義尤先生之所不輕
予也迺獨歸之於公則公之為人可知矣其為政於
永春者又可知矣世嘗言今之人不古若觀公所為

其有異於古循吏否耶又言人情踰薄不可以義理
化觀公以善曉民而民從之易若此秉彜好德之性
亦曷嘗泯耶縣人故生祠公公沒而咏歌之弗替也
獨其遺像歲久不存祠屋亦浸就圯乃屬縣大夫使
新之而求像於公之子寺丞君翰奉而祠之以慰是
邦無窮之思嗚呼公今遠矣世之君子得位而居民
上者苟能師公之所以治已者而推之以治人則是
亦公而已矣竊願與同志之士共勉焉若夫芻狗其
人鬼魅其俗務以法律驅而智巧勝者豈獨為公之
罪人抑其雖愚亦所不忍聞也公諱瑀字德藻去而
為御史有直聲旋以病補外識者恨其不大施云明
年十一月已知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知泉州軍州
事真德秀記

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
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
而問之曰始余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
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
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
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

年而今始復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回環而紫帶雙旌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遠而弗矚市廛謹置之聲通而狎聞者近歲草創之陋也况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撫則前敞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竦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後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費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後之當為而勇以安其議者郡太守莆陽陳公也知是後之可為而力以任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

合真西山文集卷之五

八

八

賢曰王君恪勺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過施儀鳳等實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十三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矣蓋今之為守貳者有簿宥丹墨之殷有牒訴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廼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

顧有獻焉夫所為復選士之宮于舊觀者非以舍庠
彼而就高明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
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庠彼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
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于道德莫
美于名節士而志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崇於勢權
莫濇於貨利士而志乎此則下流之委也辯是非于
錙銖之間決取舍于熊魚之際昔者朝之君子蓋有
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
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知媒富貴
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于潮之士者哉陳公名懌字
伯廷由太學上舍賜第趙侯名善漣字清卿亦以文
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
不著四月某日具位建安真某記

懿孝坊記

懿孝坊為呂氏女立也呂氏女名良子年十八父得
疾瀕殆女晨夕侍湯劑非口嘗不敢進鑿屢易席效
無所歸尤則禱于祖若妣拜且泣曰吾父所以屬疾
者意吾祖若妣欲其相從於地下也父平生獨喜耽
書不善執事善執事者莫如兒兒請以身代又拜且
泣夜則焚齋祀天詞甚苦且刃股肉粥而進時譙門

鼓再通群鶻逸屋飛噪仰眈空中有大星三燁煜如
月正照欄檻間精魄森然若有鬼神異物陰相之者
越翌日而父瘳十日而遂復予聞而嘉之夫以身代
君者金滕之事也呂氏女生深閨中未嘗從師友講
學問而其請父之辭乃與金滕之義叶碩不異哉君
親之身重於其身無哲愚咸知也物欲昏焉利患怵
焉始喪其本真爾惟誠於孝者心純而慮一心純而
慮一則其天者全天者全則其心與聖賢之心一也
夫以女子而能致其一日之誠猶若是况於道學之
君子終其身而從事焉則其進於聖賢之域庸可禦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

朱

乎始良子請代父時女弟細良年十六輒相從拜禱
良子卻之細良恚曰豈姊能之兒不能耶蓋二女子
爭相為孝如此嗚呼人誰無親有親而不知孝孝而
不一於誠者皆呂氏之罪人也昔柳子厚作孝門銘
曰懿厥孝思茲唯淑靈予謂懿孝之名施之呂氏為
宜稱故以是表其閭父洙字魯望世儒家居貧自立
於學視其女可知其父云嘉定十二年八月丁亥郡
守建安真某記

忠孝祠記

忠孝祠者祠唐義闕林公攬國朝皇城使贈司空

忠勇蘇公緘也二公何以祠曰林公以孝行稱蘇公以忠節顯祠之所以勸臣子勵風俗也昔之君子以是名于世者衆矣奚獨祠二公也二公衆人祠為衆人立也然則衆人以忠孝著獨二公乎曰不然也衆之士多工於文而言能文者必曰歐陽生詹取其尤著焉者也二公以忠孝名猶是也二公之所以尤著焉者何也曰孰不事親林公之於親孝之至者也孰不事君蘇公之於君忠之極者也今夫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子之職也而未可以言孝也愉色而婉容承顏而順志可以言孝矣而未可以言至也齊戒

以見君奔走以承舍臣之禮也而未可以言忠也美焉而將順之闕焉而彌縫之可以言忠矣而未可以言極也然則孰為至曰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孝之至也孰為極曰主爾忘身國爾忘家者忠之極也吾觀林公之喪親也水漿不入口五日躬自陶甕而墳之非苟以為難也親之存也竭吾力既沒而遂忘焉是死吾親也蘇公之守邕而扞寇也其子曰家可徙乎公曰不可父老曰城可棄乎公又曰不可卒奮其力以較力不繼死之其家殲焉非惡生而嗜死也吾受君之祿以榮其身以及其家臨難而卹其私焉是

孤吾君也夫為人子而死其親為人臣而孤其君是
犯天下之大戒也二公之所不忍為也故恩之當報
不以存亡貳其心義之當徇不以死生易其節所以
盡臣子之分也若乃祥應之假乎天爵號之加于朝
褒表于一時而焜耀于千載則非二公之所計也蓋
以孝而徼福其為孝必不誠以忠而望報其為忠必
不篤無所慕而為之二公所以有功於名教也茲余
奉而祠之之意也敢問學二公者將奚先曰事親者
人之所同事君者必得位而後可也然豈有二致哉
故曰事親孝則忠可移于君蓋孝者忠之基也平居
能為林公則進而委質于朝廷盡節于官守其不媿
蘇公也必矣此泉之士當朝夕勉焉者也奉而祠之
且刻其事于壁者太守真其也與其議者博士吳實
卿從事李方子也奉其祠者郡之士者曰黃龔也嘉
定十二年八月甲子朔記

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文公守建之明年脩廢植僵百度咸
飭節山鄣水之念油然而有動于中猶慮顧吾民思所
以澤潤於亡窮者廼以書諭于朝曰維建之為州統
縣凡七皆山谷迤邐相屬田居其間歲什四三歲甚

豐民食董告足一或小歛則疆者相與為說弱者轉
死溝隍中備豫之政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
朱文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
存郡之賦入雖彼然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
願悉舉以平糴散儲屬邑田野間其誠力憊不能任
郡事請得上還印綬雖至者卒成之于以丕闡聖
主如天之仁俾人蒙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
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迄終厥事條其
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懋然不敢言去於是顯為
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必總其綱觀察推官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四

十三

國朝

鄭某學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疾非鄉大夫之賢者
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黃州謝侯
以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
者各董其事而以寓上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
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抵其境之廣狹為置倉之疏
密故在建安既寧者凡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
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既崇安
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
穀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又慮其有督索之
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歛散之舊糶

以夏糴以秋糶價視時之高下而糶則少損焉是冬
條約成集泉徙江西公衞以識曰庶來者之有考
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于常
乎然其禁防審典饜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貸也
縣不粟之州州不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
有司急民之隱不旋踵而予之然通者易凋逝者易
遺及其孰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
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
廣專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衞也或曰社倉既弊
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奚以廣惠為執行之數十年

真西山文集卷之廿四

七

四

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已之
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繼社倉之弊非法之臯也使
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
待人也亦薄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艱續其
緒於既成而杜其罅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奚辨
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
不悉書具位真集記

蘄州惠民倉記

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

司以圮告則畚鍤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
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
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
凡兵之在籍若寓于塾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
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兵兵恃民民恃食故
食民之大舍也邊之首政也蕪故號沃壤中興以來
流痛未盡復荒蕪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
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
年有旱溢之蓄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為二千
石于此而奉養嗇于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
忍褻而用也覬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片
計之泉之在官者厘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
厘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
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廼簡僚吏
之材者涖厥事凡樂售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
萬石者二糜錢緡若干萬千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
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
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
于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從橫馳說之士
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

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歆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
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咳
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旣以
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表侖其識之其款以
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無識
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足紀恃此以存難哉
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
庶異時有考云公名謀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卒知
朝散大夫集英殿脩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
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其記

睦亭記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六

金剛

嘉定十四年六月西山精舍成明年五月作新亭於
池上而命之曰睦亭客有問者曰夫睦家庭之事也
子以名斯亭何玆予曰古者合族而祭事已必有燕
私焉祭所以尊尊而燕所以親親其義一也予之為
是精舍也以吾王父與吾先人之丘壟在是也有精
舍焉呂奉吾王父先人之丘壟而春秋饗祀無以為
曾吾宗族之地是知尊尊矣而未知親親也凡人所
為薄於族者以其不知所出之本一也誠知其所出
之本一則雖由衰焉而功由功焉而總由總焉而至

於無服辟之巨木百圍支葉扶疏而根榦則一夫豈容以異觀哉然予之所以為是者非為今日慮也自吾之曾王父有子一人焉是為吾王父王父有子二人焉是為吾先人若吾叔父吾叔父不幸無後而有子者唯吾先人焉吾之兄若弟是也吾之兄不幸蚤世而吾與叔季氏僅存蓋相倚以為倚者夫焉得而勿睦耶予之所以為是者為後人慮也蘇公有言吾之所與相眎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之初一人之身也今自吾之子與兄弟之子降而為從兄弟自吾之孫與兄弟之孫降而為再從兄弟屬一降則恩為之一衰又自是而降則親盡服窮而塗人矣吁親未盡服未窮而塗人焉今之倍皆然也况於親之盡服之窮而不塗人耶此吾所以慮乎後之人也今為精舍於斯歆吾子子孫孫欽奉其先之祀又為亭於斯歆吾子子孫孫畢其先之祀而相與會聚於斯亭勗酬歡洽之餘追念本始而知其所祖之一則服屬遠而情不至於踈情不至於踈則恩不得而絕庶其免於相視為塗人也茲吾所望於後之人也客又曰子之為慮則至矣然則觀世之有田以具棗盛有屋以庇瑩域者不為不多而能保之以傳於後者甚

寡又將何以為計耶曰此非予所能知也雖然有一
為夫自吾一家而觀之則吾之兄弟宗族同一體也
自天地而觀之則凡與吾並生于穹壤間者皆同一
體也以吾尊祖睦族之心推之凡其有田以具粢盛
有屋以庇瑩域者猶吾心也吾其忍以貨與力取之
和吾而不忍人人亦將不忍于我矣此予之可知者
其所不可知者奚庸過計為哉客曰然遂次其語為
睦亭記

畝忠堂記

上更化之八年以左諫議大夫長樂鄭公為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公拜疏懇辭

詔曰朕方求當

世之彥相與建當世之功有大臣之才不如有大臣
之度蓋心平迺可揆物非量博不能受人於是縉紳
大夫士欽然知 上所以用公之意公遂拜命不敢

辭越若干年陞同知院事又若干年擢參知政事既

又晉長樞筦與東西二府謀議公寬厚閑博其心休

休然無黨偏無忿伎夙宵自竭不斲人知庶幾所謂

輔贊彌縫而藏諸用者又若干年公以疾求釋位弗

許至流涕 上前曰臣犬馬病力不能任 陛下事

願賜骸骨以歸 上猶曲留至數四知公志不可奪

詔拜資政殿學士付江南西道旄鉞公又奏曰臣誠駑且憊不能任即事敢固辭迺詔升秩一等領祠于洞霄宮某時卧西山公過焉因上謁請問所為求去之果者公曰吾老且疾不宜久典政機妨賢能路是以有請請而獲吾之幸也然吾忍忘吾君也哉吾以一書生驟致此位懼即死無以報

上恩今雖退伏田廬葵藿之心終在 帝所吾將歸營一堂朝夕其間致子牟存闕之思非子誰知吾心者明年公以書來曰堂成矣其為我名而志之某既不獲辭請以畝忠堂書之扁又惟自

昔大臣遭時得位進退出處之道有三難為方其進用也以有補為難用而有補矣退為難能退矣不忘君為難今公之居廟堂也於國論有調娛之切其退也於權位無固愆之意迨既優游林泉宜若亡與國事而惓惓於 君猶有不庸釋者書昌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之謂矣雖然公之所謂不忘者豈徒有是心而已哉 先朝元臣身處間燕國有大政令大議論未嘗不密效忠欵以裨聰明 今天子從善如流公之被遇殊特又非群臣匹繼自今安危理亂之機有伏於衆人所未

察而先事以言者必公也是則古大臣之事某方
矚望於公若夫堂之面勢挹怡山而吞西湖於登
覽為最勝然非屬筆本指故不書

新建州境龍王祠記

嘉定十七年夏六月不雨祠太一于湘心亭夜漏
下且十刻遙祝于江之靈曰洋洋湘流神龍道宅
蓋哀斯人亟霈之澤膏我田疇活我黍稷廟于江
濬維以報德越十日雨大摯歲以有秋時通守張
侯國均從事王埜方被郡檄築岳麓湘江二壩
因屬役烏得地于壩之左方面蒼巖巒俯碧流於置
祠為稱迺闢迺夷迺攻迺治我材孔良我工惟時
冬十二月告成凡龍君之神在境內者悉合而祠
之堂皇言言貌像嚴嚴或公或王圭冕蟬聯有疑
而論者曰雨者陰陽之和氣也謂龍尸之奚所
據依且其靜而淵潛動而天飛非鬼非幽何以
廟為予曰雨非雲弗成雲非龍弗興在易之乾
取象于龍以其神變之莫測也故昌黎韓氏謂
其出入人鬼之間而眉山蘇公亦謂行為人飛為
龍變化往來不私其躬然則壩而崇之可也廟
而祠之亦可也古今異宜豈必皆同苟可為

予敢弗共是役也經營規度壹出于張侯整去張
研代之董督唯謹糜金錢百一十萬有奇廩粟六十
有一石而取材於場不與焉予既序次其事且為之
辭俾歌以侑神其辭曰龍之潛兮幽幽或江而潭兮
或山而湫謦何為兮安卧不我民兮顧憂旱暵兮良
苦歲將饑兮誰憇逢龍君兮不來極予目兮湘浦龍
之升兮雲從變化歟嗟兮有雷有風騰百川兮雨四
極膏大田兮稼滋殖崇崇兮新宮觴豆潔兮粢盛豐
冀龍君兮我饗朕我民兮無窮

蕭正肅公祠堂記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二十

故參知政事正肅蕭公既薨之三十年臨江太守楊
侯恕始祠公于學教授黃君自然以書諭于某曰盍
記之某之生也後不及拜正肅公而幸嘗出公嗣子
文昌公之門獲聞公言行甚悉蓋其始也以區區一
罷從事嬰權臣之鋒坐是連蹇而不悔迨其中也登
諫垣任言責正色直辭上不阿人主中不徇大臣下
不怵近習貪夫小人有以非道進者公必聲其罪而
擊之論有弗合視去其位如去傳舍而不顧其後也
與聞國論尤以獻替為已任嘗言于上曰君所謂否
而有可焉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之愚忠佩此兩言

而已有諷其太直蓋少加委曲公曰吾直道事君知任真而已何以曲為卒以是終其身不變嗚呼迹公平生之大節其可謂以道始終浩然無媿矣非誠而能之乎中庸言天地之道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夫不貳者誠也人之所以不純乎道者以其貳也貳則不誠矣不誠則與道扞格雖勉焉自守不能以期月也况終其身而弗變乎公能以道始終者豈非以其誠乎公在政府時獨被孝宗非常之睠蓋嘗以誠實不欺稱公君臣之間相與以道而相知以心可謂盛矣昔范太史論司馬公之賢蔽以一言

口至誠無欺而已蓋人之能存其心者未有不由於寡歆而所以放其良心者亦未有不由於多歆也公天資冲淡凡声色貨利常情之所不能嗜者皆漠然不一動其心自小官至通顯苞苴無敢至其門者非誠于無歆能之乎世降俗弊士大夫以苟得為賢雖徼倖一時而朝榮悴有身沒未幾而声沉迹泯者甚則唾詈隨之公薨既三十年能使人思之不忘又能使為罷者奉而祠之於學此豈以名位勢力得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邦之士苟能考公言行而服膺之本之以誠而持之以久異時見諸事業是

亦公而已矣故於黃公之請不復固辭而為之說如此使學者得以覽觀焉嘉定十六年正月丙子具位真某記

潛齋記

金華王子文以其燕居之室求名於予予為目之曰潛齋子文請其所以名之義予曰潛之為言也豈欲使子為節信淵明之所為哉二君懷奇抱麗而時焉之弗遭故皆以潛自命遂巡退遁以終其身今吾子少有當世之志又有當世之才雖求人之莫我知弗可得也然則子之所謂潛者其意果安屬耶蓋書有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四

廿三

金

之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若昔聖賢之教人常賦其偏而正之使至于中而止故沉潛者則欲矯之以剛高明者則欲勝之以柔斯言也非箕子之言禹之言也非禹之自言天之所命也而可違乎哉夫人之所得於天不能無疆弱之異而濟之以人者乃所以成其天也今觀吾子文之質蓋庶幾乎高且明者也夫其質之高且明則天之厚於子者至矣然予之望子猶欲有以成其天焉蓋天下之理高常病于亢而明常累於察以乾之健且有上九之悔而明夷之明亦必以晦處之况于學者乎吾子誠欲其無亢與察也

則智焉而養之以愚實焉而藏之以虛精銳果決而行之以容與舒徐於沉潛之義斯得之矣雖然人之所以成其性者學也而學之有見乎道者心也昔者顏淵嘗潛心於孔氏矣故其所就者深純縝密去聖人之域蓋亡幾焉漢儒唯楊子雲若有見于此者其為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見之太玄之養曰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其旨微矣至於論性則本焉之莫知是殆窺其形似而非真見者豈所謂潛者異乎顏氏子之潛與吾子倘有志于斯蓋亦即洙泗之言求當時之所以用力者朝詠而夕思之如見其人於千載之上一旦脫然猶寐之覺則天地之心聖賢之蘊皆將粲焉陳前有不吾隱者是則潛心之力也嗚呼便環嬰者數十人苟可以厚矧隣者無不至也公名主字國瑞自號曰仙游翁云是年冬日至西山真其記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記

鉛山縣修學記

後學湘源趙清潤茹冰父重校

鉛山學自淳熙中將侯億修之距今紹定初元遠五十祀矣邇之修者益壞士無所於業縣方疲於供億何暇議學校事誦結之音至或曠歲弗聞吳興章侯來環賤太息亟思所以復其舊者居未幾政修財羨廼度功而賦役爲首闕肄業諸齋更櫺星門繕藏書櫺升從祀于東西祠先賢于其所由內達外莫不奐然矣又惟廩士之儲未裕則括廢寺若絕家田合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若干畝充權入之取征權錢三萬佐其廢士之業于斯者得以優游底厲益富厥藝莫歲秋賦登名倍他日明年對大庭者凡六人士譁然曰我侯教育之效也則以書來屬識厥事其惟淳熙之後子朱之寔記之格言不訓昭揭星日其何人斯而敢嗣音獨嘗熟讀乎記之辭有曰古者以德行道藝教其民學者於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其於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於虛斯言至矣試相與闡繹其義我可乎蓋古者學與事一故精義所以致用而

利用所以崇德後世學與事二故求道者以形器爲

程遠而圖事者以理義為空言此今古之學所以不同也自聖門言之則洒掃應對即性命道德之微致知格物即治國乎天下之本體與用未嘗相離也自許子言之則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有無用之體也堯商言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異端之術所以得罪於聖人者其不以此歟世降益末為士者壹以辭藝為宗內無窮理盡性之功外無開物成務之益此子朱子所為深憂而屢歎也今之學者誠知學不外乎事事必原於學講論省察於二者交攻其力則其業為有用之業及其至也其材皆有

用之材其仁足以成己其智足以成物然後為無負於鉅人碩師之教而亦賢大夫所勸於士也若夫群居終日惟瑀鏤琢刻是工於本心之學不暇求當世之務不暇究窮居無以獨善得志不能澤民平生所習歸於無用而已是豈朱子立言開教之指亦豈吾侯所為作成爾士之意哉侯名謙亨字其嘗今揚之泰興又宰斯邑

丙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明後學武陵揚

鷲伏庵父

重脩

明後學蘭陵丁

辛先甲父

重校

記

敬思齋記

予友曹晉伯取曲禮首章之義命其齋曰敬思而屬予為記予惟此章之約不過數言而係身治國之事略備其與大學中庸善異篇而同指也今吾晉伯能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

劉其大要書而揭之以當槃孟之銘匪有志于學疇爾然敬一也而貫乎動靜故有思不思之異焉七情未發天理渾然此心之存惟有持養當是時也無所事乎思情之既發淑慝以分幾微弗察毫末千里當是時也始不容不思矣無思所以立本有思所以致用動靜相須其功一也然聖賢所嚴尤在於靜深居燕處怠肆易萌操存之功莫此為要曰毋不敬者兼動靜而言也曰儼若思則專以靜言矣方靜之時何思何慮而曰若思何也循鑑之明雖未矧物能矧之理無時不存心之虛靈洞達內外思慮未作其理

具全正襟肅容儼爲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以
身體之意象自見彼蒙莊氏之說則曰形可使如槁
木心可使如死灰夫吾之不思所以爲有思之地而
彼之不思則欲委其心於無用爲異端誤人每每如
此使心而無用則參贊化育貫通神明何所本之彌
綸萬化利澤千祀何所發之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論至聖人然後亡弊晉伯其尚實體于
茲動靜循環無往非敬則其有思者寂之感其無思
者感之寂涵養功深久將自熟寢言亡補其尚戒之

浦城縣廳壁記

○真西文集卷之十五

四

三百九十五

浦城主簿廳由中興至今無壁記長樂陳公來廼記
之夫簿卑職也自漢人以枳棘喻謂非鸞鳳所宜棲
則其輕也久矣陳君以文鳴天子學擢太常第由吏
部選居是官宜若不屑爲而君孳孳所職弗少懈垂
代矣且朝夕自立若始至然夫官無崇卑顧所以居
之者何如耳苟得人焉雖斗食吏猶能盡其職即非
其人雖山岳之任亦輕姑即吾邑觀之自 宋興以
來仕于斯者不知其幾而寥寥數百祀惟古靈陳公
之名獨傳是亦一主簿耳或曰公去而通顯故傳是
不然夫公之登諫垣侍講席爭新法薦正人欲論峻

節固表表一世然邑之民弗知也所知者主簿時事爾使公去是弗大顯其名亦傳故可傳在人不在官若職今陳君書此石也將使後之人指石而議曰孰清如水孰滂如泥孰偉然特立孰汨為突禘

楚定許突
梯指常

是不可畏矣乎是不謹其所以傳者乎君名逢寅

字其其居與方靈岡氏又同蓋企前脩而願學者也

記之所書起建炎迄寶慶凡三十四人云

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五

十餘類
二百九

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若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以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墜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為耳堯舜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距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烏乎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沒而聖學

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釋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申蘇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美普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糝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為善也繼善成性見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美普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

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定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濂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宮講堂之東為堂三楹繪其象以祠書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涖為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蓋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亡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為是則二君子之罪人也有志之士其尚戒諸侯名起章字章之子之畏友云

子友祝君士表取大學絜矩之義名其堂而屬予以
記予不佞然用力於此則有年矣始吾惡隸於己者
之不忠也故其立朝寧以蓋言獲辜而不敢不以父
事吾君惡害人者之不仁也故其居官寧以掇菑獲
謗而不敢不以子視吾民嘗以祿屬對事堂府矣其
情不吾察吾患焉故為長吏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
嘗以監司臨所部矣其令不吾行吾病焉故雖為一
道帥而於使者之命未嘗忽私居而撓公府吾嘗不
平之故於其所寓不敢以豪髮交干為大家而賤細
吾嘗弗直之故於鄉黨隣里雖無以厚之而亦不敢

傷之也凡若是者蓋廩廩為猶懼其弗既今君乃能
揭於其居而銘之以自警鄉之儒先長者又為粵析
其義至矣盡矣而尚奚予言之求雖然斯道之難也
久矣昔者子貢問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告之
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日又問我不欲人
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則告之曰非爾所及也
夫以已度人而不敢施之以所惡此恕之事而仁之
方所謂絜矩者也物我並觀造化同量公平周溥出
於自然是則仁者之事不待絜而無不矩矣此淺深
高下之分非獨以勵子貢而已仲考之賢亞於願子

至其問仁必以是語之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主
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必以強
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矯自勵云爾夫恕之
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鋼私見一立人已
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遏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
知穹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體體同則性同性同
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有均齊而毋偏吝有方正而
毋頗邪帥是以徃將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
道也然大道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
以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利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
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
者以利為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蟻蝨正塗之榛莽歟
大學丁寧於絕簡蓋予猥激於首章聖賢深切為人
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
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吾子以為如何祝君曰然請
以是為記

徑山三塔記

佛行禪師主徑山之六年道法興行緇素歸仰百爾
廢墜莫不具修乃立叢塔三以為蛻于此者歸藏之
所有自衆而出者曰浮屠氏以人世為泡幻以死生

也乃顧已腐之骸冀窀穸之奉邪師曰不然吾之法
醫遂以居今崇大宮宇矣持鉢以食今坐饗珍芳矣
凡若是者皆與昔異獨死而空壘而塔其可已乎然
死生亡窮罔隴有限多為之塔又將無地以容觀今
之壘者人人異穴彼世間法不得不然吾之為法本
出世間况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
方其示寂秉昇炎火視此妄軀一如無物何為瘞藏
乃欲自異我今為此決破藩籬生同一堂歿共一塔
不分彼我無有差殊此廣大心乃佛知見于時大眾

今真常文集卷之十五

十

五十一

聞師此言莫不忻喜師又言曰我佛之教慈憫為宗
故常以救苦以利人非欲役民以自奉也晉魏而降
惟佛是崇世人欽依猶水之壑晴腦可捐亦莫之惜
况金錢寶貨乎以故居處膳羞至于薤菹自趨於糜
珠者或矜吾教之盛具眼觀之遠為佛法之衰何者
未勝則本微養隆則道薄為吾徒者可不懼邪必也
體佛之心行佛之行勇猛精進知慧光明則生而宮
居死而塔壘庶乎其無愧若夫三業弗除萬行俱泯
非直生民之蠹實吾佛之罪人也衆聞斯言且喜且
懼乃屬宗上人謁予請記予不滯辭師名密松補城

歷主淨慈靈隱諸山又主雙徑道價為當世第一

定軒記

定澤楊公以定名軒而詒書於某曰盍為之記予謂
定一也而有儒者之定有老氏浮屠氏之定未知公
之志果奚所屬也自儒者言之則大學自定而靜靜
而安安而慮慮而得其寂然不動者正所以為感通
之體也自二氏言之則其所謂泰定所謂禪定者兀
然枯槁而已爾漠然清虛而已爾人之一心與造化
侔大者以其徃來闔闢之不窮動靜出入之俱妙也
今以兀然漠然者為定則是無用之體不感之寂也

真西山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一

三

其可乎公以敏達果銳之材而為明天子所任屬蓋
嘗屏上游護天塹開六幘府制置長淮今又以法從
近臣而從六師之賦其志存乎立功其誼專乎報主
也非棲心無用者比也則其所屬必儒者而非二氏
奚疑雖然定之難能也久矣自窮居獨善之士捐百
事息萬慮以求之有終其身而弗獲者况於履功名
之塗踐富貴之境凡為吾耳目之騰心志之域者全
至錯立于前荒枯榮醜可喜可駭者日百千變其亟
疾若破山之霆其震蕩若發屋之風其眩亂反覆又
若一葉之艇而舞翻空之濤甚矣哉定之難能也若

是者其患焉在曰心無主而已矣竊嘗聞之敬則心有主而物聽命不敬則物為主而我後之古之君子對妻子猶君師之臨處幽室甚十目之見所以養吾心而為萬物之主也心有定主然後有定見有定見然後有定立酬酢萬變無不可者是則儒者之定而公之所志也夫理有定而事無方隨事以應之使各適其可即所謂定也若乃處義未精而猥曰吾守之不可易是直私意之鋼爾烏足語定乎哉故主敬窮理交相為用東魯西洛之正傳有不可誣者公之大父紫微公受學於伊川之門人為先朝名侍從公之所學自其家世且方嬰繁劇而不亂遭變故而不懼其於定之一言用力深矣顧予何足以發公之志姑誦所聞以復命云

全行可度牒田記

予且人全何孫字行可少放浪不自羈束俄悔且悼謂老氏之學可全生而引年於是擯棄塵累受道家法、真息師以仙遊有林嶺之勝丹臺劍池之故蹟遂隸藉焉而時往來於天慶道院舉先疇之入悉歸諸二宮從祖以歲公曰汝之背囂譁而鄉虛寂美矣然田者汝受之先人而共其祀者也今若足得無侵

汝祖考為若敖氏鬼乎行可曰不然何孫此舉所以深為祖考地也觀今之人積金錢恐不多占田宅恐不廣皆曰吾將世其蒸嘗使萬世子孫毋變也然一傳焉而弗失者寡矣再傳三傳焉而弗失則又寡矣其秉也塵積其去也川潰若是者何邪子孫不能皆賢而盈虛相代者天之道也今吾悉婦之二宮二宮常存則吾之田亦存吾之田存則吾先人之祀亦與之俱存其為慮顧不遠邪西嶽弗能止遂以諗于有司明年行可遷去西嶽屬予為之記予謂天下之可恃者理而不可豫期者事行可譏世人嗣守之不能長亦焉知常住之必可常也哉雖然行可不娶無子則其為此固有所不得已也惟主是宮者受其託而毋負其約饗其利而毋墜於誼於不可常之甲期於可常豈非行可之志哉故書以授知觀事張日隆周道珍俾刻之田之入二宮者各有籍歲修其先之祀凡十六餘則以助其徒之求為道士者焉主其約者從祖某今以訓武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云

福建招捕使陳公生祠記

紹定三年某月詔以南劍太守陳公禕兼福建招捕使先是盜起汀之潭飛磔童牛之觸乳狗之搏尺箠

可馴也有司始而玩中而畏玩則養之以滋大畏則媚之以求安姦人黠子見可侮而動於是環地數百里莫非盜矣汀之諸縣最先破未幾蔓延於邵而浸淫於劔既陷將樂窺延平甚急公時執喪卧三山自中外薦紳以及布韋士相與族談者必曰非陳公不能辦此賦上從民望起公為鐔川守特遠近洵駭公不忍以家事辭星言統道始至疲兵不滿三百府藏亦立亡餘徒以至公大義感激激人心而羸者張懦者奮從賊者亦懾然効順甫浹辰間精采立變盜相顧不敢窺 上知公之可倚也遂顓付使事居數月又

命提點本道刑獄公案疏乞師于 朝及是來者日衆而淮西將王侯祖忠以三千五百人至侯沈勇有謀所將士皆一當百公明方略信誅賞旌票銳警隨踰號令赫然戎行稟畏乃親提師以出布置有方指縱適宜兵威所加如斲枯椿由是三郡悉平 上嘉公之功命進秩三等論譔右文殿鎮建安領使如故延平之士若民聚而謀曰公之功德被于七閩而吾州最其先者也更生之恩其可弭忘乃卜郡城之東龍津驛故地為生祠以奉公像取唐狄梁公故事名其堂曰愛仰為劍人之愛公如魏人之愛狄公也又

取鮮于諫議故事名其閣曰福星謂公之福劍人如
鮮于之福青社也公聞之蹙然曰予奉天子命使
殄寇而靖民廩廩焉懼亡以塞責何功之敢云矧諸
使者兆其謀而僚佐效其策淮西侯資其兵而諸將
奮其勇予何功之有哉郡人聞公言乃○繪提舉常
平史公彌忠之像于堂之左淮西制置使曾公武中
之像于堂之右而通守黃君桴趙君以夫侑焉繪王
侯之像于中堂扁其額曰壯烈而諸將侑焉轉運副
使陳公汶不幸卒官則築室別祠以昭群賢協濟之
美成公謙退不自居之志四年某月某日安奉禮成

鄉貢進士范荀龍等詒書屬記本末某嘗考論古今
人物非誠與才合不能任天下之大事非人與天合
則不能成天下之大功公清明英特得之於天自少
慨然以杞下隆中事業自許侍親海陵年僅三十已
能出奇決策榆東淮十萬之寇是其材素有過人者
及鄉部雲擾公移孝而忠為時一出慨慷激烈言發
俱涕誓以一身贖數十萬生靈之命其誠與才合如
此宜其能當大事也先儒有言天於世變之將作必
豫出其人以擬之盜發於閩而公生於閩是天實屬
公以弭其變也而公之精忠炯然上貫曠日是天心

屬公公心契天天人之相人又如此宜其能成大功也嗚呼是豈偶然者邪今群胡虎爭中原幅裂內級外禦之事方厯宵旰憂天之屬公意蓋有在而公於任重致遠之學方日楸不已焉維今之功特其發軔云爾某既不獲辭劍人之請姑叙其大略使著于石章後虐此者又將秉筆以俟

弘毅堂記

果山游侯景仁名堂曰弘毅而屬予記之始予於侯聞其德性之美問學之方心誠鄉之而欲記其未能也既又聞其立朝之盛節勁挺貫金石皦厲逾水霜則竦然曰是真有志於弘且毅矣可無記乎維人之

直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十六

生具天地之性而為天地之心仁如堯舜皆可能也道如周孔皆可至也顧安有限量哉自其執德之不弘則志小而弗至於大曰吾非鳥獲不能以舉百鈞也用心之不剛則力近而弗力於遠曰吾非馱驥不可以致千里也噫之人也不幾於自棄乎是故聖門之學必以弘毅為主顏子在陋巷退然一矍生爾其問仁也得克已復禮之傳聞視聽言動之目則奮然請事而弗辭仰鑽瞻忽未領其要雖既竭吾才曾不少懈其立心之大進道之勇為何如耶繼願者曾若

出一揆故其言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其見諸力行
三省於前不為怠也悟一貫於後不為止也以能
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雖曰屬其友
實以之自任也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
不可奪雖汎語君子實以之自許也迨夫手足既啓
之餘知戰兢之可免矣一聞隅坐執燭者之言即不
安於大夫之簣必欲得正而後已在人有一毫可取
之善雖童子不敢忽也在己有一毫未至於聖人雖
垂沒弗肯已也吁此其所以能任重而致遠歟此其
所以獨傳洙泗之道歟後之記禮者襲其辭而異其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十七

照

指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
能致也嗚呼為仁由己欲之斯至未見用力有不足
者以此質彼殆非夫子之言乎士之為士苟能深味
顏曾氣象以廣大強果自期毋安於小成毋畫於中
道俛焉孳孳弗斃弗止則重可勝也遠可至也景仁
之於斯道益信乎其有志矣雖然為山戒一簣之虧
九十居百里之半景仁其尚敬之而尚楙之篤信踐
行必期底於顏曾之域則吾將舉手而賀曰聖門有
人天下有人

粵山之居故無堂歲單闕始作堂南鄉又對為小堂
命之曰共極焉夜氣澄徹乾文爛然緬瞻辰極若在
咫尺則整襟肅容而再拜曰此吾先聖所謂居其所
而衆星拱之者也按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
太乙常居三公侍旁藩臣環翔璇璣玉衡高揭衡峙
文昌泰階森布輝映其垣為紫微其象為樞紐在人
則廣朝路寢造命出政之廷禹邦之所內面而觀仰
也蒼龍主東赤鳥司南按菟神龜儼烈西北其舍二
十有八其度三百六十有五在人則九畿五服廢邦
廢尹之位上之所賴以幹方而作屏也吳宮無言示

人以象在上者欲其宅心正德秉綱執要以為四方
之極在下者欲其叶恭和衷并志壹慮以同尊乎五
位之極昔之君子迪簡在庭則惟主闕是禪受任于
外則惟王室是衛出入不同同此心也不幸退而閒
處則雖白駒空谷而毋金玉其音考槃在陸而水天
弗告斯誼也惟鄒孟氏知之故遲遲於出晝屈大夫
知之故離騷之作一篇三致意焉用舍不同同此心
也僕雖甚愚其敢忘諸嗟夫在天之極愛隔層霄在
我之極炳焉方寸端其在我即所以對乎在天故無

心斯無愧吾君無愧吾君斯無愧上帝然則共

樹之義豈外求哉繼自今惟朝夕欽欽猶師保是臨
忘于斯堂庸以自箴

上饒縣善濟橋記

昔者生民之病涉也聖人憂之取象於渙以濟不通
於是舟楫之利興而橋則未聞也迨周人造舟為梁
厥制畧具又其後也有徒杠以通徒行有輿梁以便
車載而橋之制備矣其始本於天地之自然而成於
聖人之心思其終則濟天下而利萬世考諸春秋外
傳與孟子之書蓋以是為先王之政而非民之事也

嗚呼王政之弗行也久矣溱洧濟人雖未及於政然

○真雷文集卷之二十五

十九

與民同患之意猶切切然非若後世官與民為二凡
有司之所當任者悉使吾民自為之也民於斯時以
其仰事俯育之餘又代任有司之責可謂難矣幸而
賢有力者出於其間以衆人之所共任者任諸已雖
其事有異於古而其義實可稱於今此予之所喜聞
者也距信城二里許有溪焉其源發於閩建舊為浮
梁以渡遇春夏間甚雨淫潦纜絕艫解對岸千里招
招舟子輿僕溺相尋里人葉君澤目擊斯害毅然以為
已憂廼相形勢庀工徒疊文石以砥之架巨梁以梁
之經始于嘉定辛巳至寶慶丁亥告成凡為屋五十

有四楹枕溪百餘丈靡金錢幾十萬縵旁為僧廬以
賦守視割田立墾以備繕修縣大夫陶侯木濃墨大
書扁以美濟美其利之博也嗚呼世習媮薄夫人以
浚利自營豪宗右族巧漁橫獵其不為州里大蟲者
鮮矣况能心於濟物乎以濟物為心者鮮况能發其
家之積以去州里之所甚病者乎葉君此役其可謂
賢也已昔陽虎謂為富不仁為仁不富蓋仁之與富
不相為謀有富者之力而無仁者之心不暇以濟物
有仁者之心而無富者之力不能以濟物葉氏之在
上饒未得以甚富稱惟其篤於好仁故能盡力以既

宜西山文集卷之十五

十

歛事其不尤賢矣乎天之於人無私覆也顧獨有富
與貧之異者財出於天而寓於人猶吏受藏於官司
其出內非能專而有之錮而守之也心仁而施公其
受任也必久享報也必豐否則獲戾於天轉而他屬
亦猶吏之私其藏而廢謬墮之也故萬金之家有一
再傳而流為餓隸者其不以是歟推君用心其澤可
及百世故予喜為之書君字漚鄉終將仕即子孫多
且賢其興殆未艾云

溪山偉觀記

延平據山為州軍事判官廳處其山之半後枕崇阜

前挹大溪溪之南九峯森羅雄峙天表聽事之西故
有小亭對溪山最佳處予之為判官也因而葺焉時
方習詞學科規進取退自慎府輒兀坐亭中繙閱古
今書口不輟吟筆不停綴間一舉首則澄光秀氣歎
入几席令人肺肝醒然去之垂三十年回憶舊游未
嘗不炯焉心目間也北歲楊君修來為此官扁其亭
曰宏博舊觀陳君傳祖繼至顧眊西偏老屋十數楹
芟芟將墜獨舊觀稍加葺餘皆撤而新之為堂曰見
山樓其上曰溪山偉觀樓之前為臺即舊觀之北為
軒軒有小池剖竹引泉淙潺可愛則以聽雨名之又

為亭曰仰高環其四旁植梅與桂間以修竹循坡登
山結茅古樟之下於是罈川勝槩盡在目中矣然君
為此未幾則從元戎以出汎埽汀樵之遺孽及改鎮
富沙君又徙焉其居於是財數月爾而發揮山川之
勝如恐不及蓋賢者之心於事之當為亟起而圖之
不沈為已凡皆若是也柳子嘗言氣煩則慮亂視壅
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清寧平夷
然後理達而事成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詎止是哉
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
而察焉畢觀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

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乎吾前而天道至教亦昭昭
焉可識也蓋嘗升高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
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
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其登覽也
所以為進修之地豈獨滌煩疏壅而已邪若予之區
區於科目則既陋矣陳君廼存其舊而表章之可無
愧乎故嘗謂天下有甚宏且博者而非是之謂也予
老矣夕有子雲之悔方痛自澡磨以庶幾萬一而君
於斯道尤兩謂有志焉者安得相從偉觀之上笑談
竟日以想像春風沂水之樂乎是役也起紹定四年
二月之庚申而成於四月之甲子君字清卿三山人
以州從事兼招捕使司屬官於幕畫與為多云

樂安縣治記

樂安之為縣百四十有其年于今斯民蒙 累聖涵
濡之澤休養生息日庶以蕃為今者得與田野相安
於無事紹定之三年不幸盜發鄰壤燬穹都蹂躪黃
乘間擣虛出吾不意於是信安張侯渭叟之為宰未
閱月也報始聞侯命勵射士糾民兵未集而寇大至
吏與民四出以避其鋒寇退侯自悼至官晚不得豫
飭守備以全吾民則請于州丐罷去邑人聞之者皆

曰吾邑之令賢令也其可舍諸則相與白州求侯還
故官侯曰民不誅舍吾吾亦不忍忘吾民也顧無屋
以居柰何邑之士陳氏曰吾令賢者也令而還吾請
營建之責侯又曰有屋矣無財柰何曾氏曰吾令
賢者也令而還吾請致籩粟之助郡太守黃公歎曰
民之愛令一至此乎然非兵無以衛吾民則命簡銳
卒五百戍其境以壯境之形勢侯乃還治其人遺民
之脫於鋒鏑者亦扶老攜幼以歸侯疚心拊摩若已
瘵恫凡若干月里廬之殘毀者復呻吟者漫息而
縣廳事之堂若燕私之室亦相踵告成蓋靡錢緡若

于其凡出於某氏而衆又協助焉方侯之遇盜也縣
民有繫于獄者盜問之民給曰非令也侯遂免昔高
柴嘗則人既而以難出奔而其其免已者前之所則
也蓋因臯用刑吾無心焉此高柴之所以免而孔子
之所以歎也張侯之釋於難其亦若是乎至官寺之
營建又一惟民是賴嗚呼觀乎此則知民之秉彝好
是懿德今未嘗有異乎古也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古
未嘗不可復於今也然則謂禮樂教化不足善其民
者固謬而以弭筆之名醜江右之俗者又益謬也縣
治故有室名不欺侯復其舊扁曰處于中思所以答

其民之望而書來請識本末予謂侯之至官屬爾民何以知其賢而免之又何以知其賢而經營其居若不及傳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侯天資懿實履踐素篤故未施信而民信之今將有以答其民亦曰盡吾誠而已爾先儒有言無妄者誠而不欺其次也蓋無妄天之道不欺者人之道悠久不息則人而天矣侯其勉乎哉不欺於已斯不欺於民不忍欺其民民亦不忍欺其上矣此余之所望也若曰發擯以為明驚擊以為威而欲民之不我欺侯固弗忍為繼侯者亦當知所擇也陳氏名其以恩授其官曾氏名其以恩授其官侯今為奉議即姓黃名炳今以提舉常平兼知撫州

存齋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而易以性言曰成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存性者一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之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為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曰兢兢焉業業焉不敢少肆也

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懼
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懼一念之或貳
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
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賭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
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
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
吾之實理也而老氏之為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
窮 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為本而
非主乎理矣清父顧無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
所存也夫學莫惡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
是而顯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
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

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

東萊呂成公淳熙中講道婺之明招山其季大愚寔
從學者入則受業於長公退即少公而切磋焉四方
之士賴以淑艾者甚衆二先生歿又皆窀穸于此而
故未有祠祠之自盱江處士吳定夫始紹定初予屏
居粵山之麓定夫布衣芒屨重然見臨問其所從來
曰吾東訪漫塘劉聘君南過姑嫂章泉上遂以見君
也亟進與語命酒而觴之曰吾不飲為設羹蔬曰吾

不肉食累年矣。眠其色一無所。祠幸既就而無文以記君。儻有意乎。曰。嗚乎。不趨權門。驚勢塗而歷。將於寂寞之濱。不嫌示鬼。不諱老佛。而汲汲於二先生之祠。何其好惡與俗異也。且予亦知二先生所以當祠者乎。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繹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頭斥其姦。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烏二先生所立。如此其祠之固宜。然自定夫言之。非有平生師友之厚。

又非居官任風教之責而負衣營之。若不可已者。衙邪。吁。此其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也。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吾子以義請。子敢不從。居數年未及為。而定夫卒垂絕。猶語其子曰。明招祠未記。吾死不瞑目。從若奉遺命以來。為之蹙然。曰。此予之罪也。乃次其本末而書之。定夫名應賢。不深於學。而能知天下之正理。饑寒窮厄。弗自恤。而以當世善士失職為已憂。方別子時。將北之渠陽。省遷客未果。而王去。非守樵川豺虎滿道。無敢從行者。定夫獨負一布囊。與俱。予嘗誣其人。蓋古所謂特立獨行者。近世莫無修之徒。素足。

多也始定夫將立祠任山森公寔左右之又序以贈其歸味其詞磊磊不凡豈昌黎所謂魁奇忠信沒溺者邪故併著之

養正堂記

予友莆田王實之名其讀書之堂曰養正朝夕處而思焉嘗以語西山真某曰在易有之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天之予我者未嘗不正而所以養之者則在乎人焉故合二卦之義當楹席之銘敢請一言以發其指予謂蒙之為義取物之釋而言泉之涓涓始出于山其流未達在人則善端之

前有動于中不可以不養也養之以正天理於是乎周流一有間之其不壅闕焉寡矣此學者作聖之功終身由之而不可斯須舍者若頤之為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為言蓋已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凡皆養之之事也即二卦而言則蒙之養也察乎微頤之養也先乎近始于學終于成德則微者著

夫修之身被之萬物則近者遠矣雖然自內卦求之則一險一動者蒙頤之所以異也自外卦求之則皆止者蒙頤之所以同也夫泉之出不已而山之性自若雷之動有時而山之體弗搖善學者即斯而玩焉則知寂為感之本感為寂之用動靜以時環循無間操存省察交致其功則體立用行兩弗相悖川流厚化源源無窮矣抑實之之為人清明剛果蓋不待習而能若疑乎靜止之象尤當深玩而默體也敬哉實之勉用其力視彼卦德以進吾德然後為有得於易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直西文集卷之三十五

廿八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于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為郡者與其為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海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為翁媪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為誰蓋感之者不以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入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薊人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

「中窈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踴驕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哀惟是心為亡窮公之政留一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為郡者不能復真有媿焉而某之愧為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矐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為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為心則凜不敢渝賴是得亡獲臯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據興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為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拙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忠文祠某為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蹙然已而忻然是忻與蹙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為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

然為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

哉心不存而欲為主宮室之羨
妻妾之奉日曠愷乎其中附焉而弗自知爾是祠
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為恥其益顧豈少
邪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為者郡學錄黃
龔為之者承節卽滿開宗也

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
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閨門子
弟之職用之則為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間有塾族
有師亡馳騫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為行中和以
為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

直西文集卷之十五

卅

徐存

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于時蹈
利者浮游四出而為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
則又穿鑿竒為為漢之經生瑯鏤華靡為庠之進士
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
後世之法而異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
放古之制自問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
必損今之弊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
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為哉幸而有令之賢
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
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予於徐君之請所

以屢歎也始縣學地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
而毀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績輝奐東西為齋
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 奎畫射有圖先賢有
祠藏修息游無一或缺又有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
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
直處庠序為然哉雞鳴鳳興嚮晦宴息皆學之時微
而暗室屋漏頭而鄉黨 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
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
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
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
其敢或遺教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
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踐黌舍之闕口吟課試之文而
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